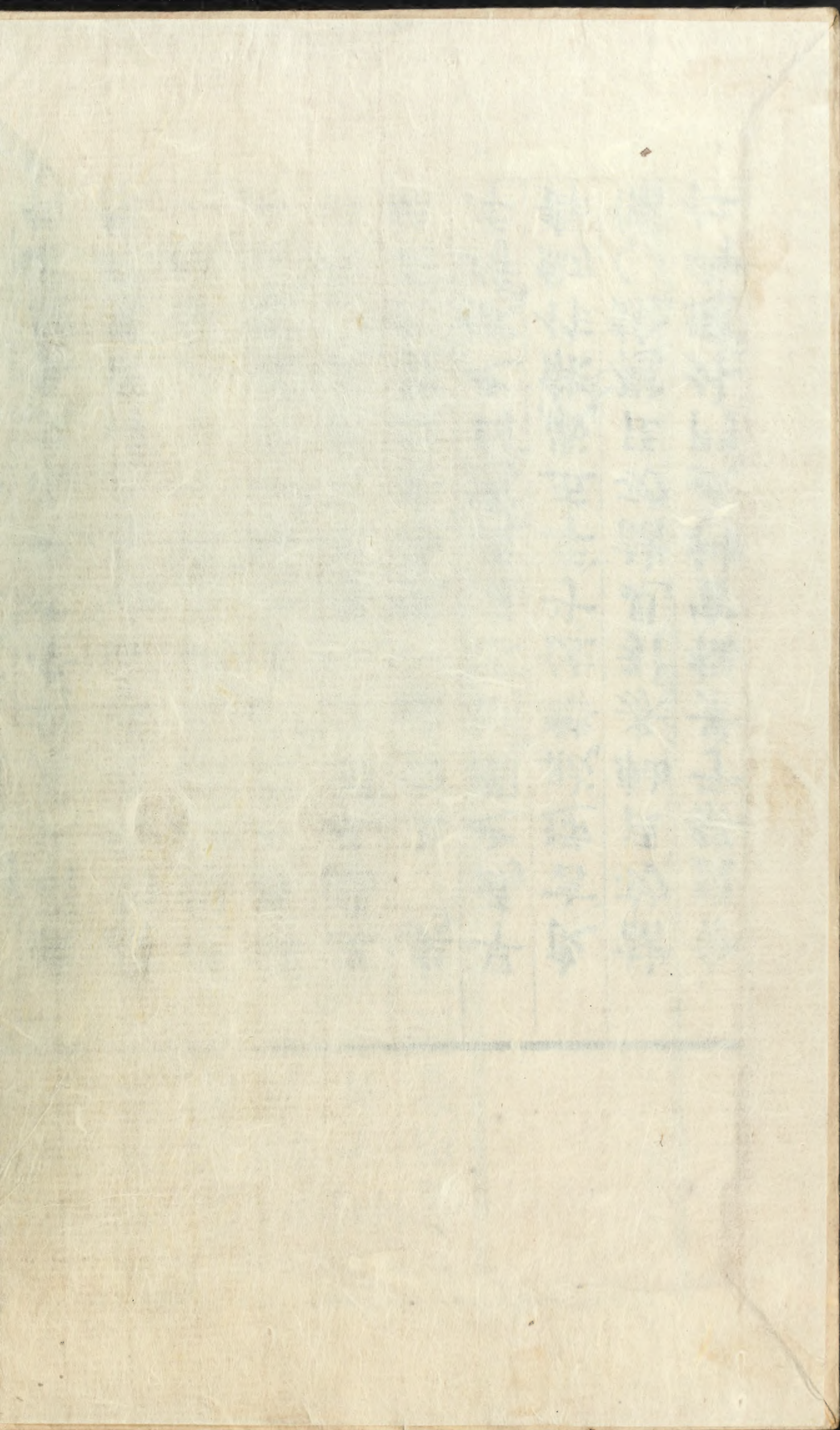


東國通鑑
八



東國通鑑卷之十三

高麗紀

太祖神聖王

諱建字若天姓王氏漢州松嶽郡人
金城太守隆之長子母韓氏氣度雄
深寬厚有濟世之量在位凡二十六
年統一後八年壽六十七

丙申

十九年

後晉高祖天祐元年

春二月後百濟將軍朴英

規請降英規甄萱女婿也密語其妻曰大王
勤勞四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朝以家禍失地

東鑑卷之三
投於高麗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王
若事吾君以事逆子則何顏以見天下之義
士乎况聞高麗王公仁厚勤儉以得民心殆
天啓也必為三韓之主盍致書安慰我王兼
及慇懃於王公以圖將來之福乎妻曰子之
言是也於是遣人致意曰若舉義兵請為內
應王喜厚賜其使歸報英規曰若蒙君惠道
路無梗終有厚報○秋九月王自將討後百
濟神劔降後百濟亡先是甄萱請曰老臣遠
涉滄波來投聖化願仗威靈以誅賊子王初

欲待時而動憐其固請從之先遣正胤武將
軍朴述熙領步騎一萬趣天安府是至王辛
三軍至天安合兵進次一善神劍以兵逆之
隔一利川而陣王與萱觀兵令諸將分三軍
攻之後百濟左將軍孝奉德述哀述明吉見
兵勢大盛脫胄投戈以降賊喪氣不敢動王
勞孝奉等問神劍所在孝奉曰在中軍王命
公萱直擣中軍三軍齊進擊賊虜將軍所康
見達殷述令式又奉等三千二百人斬五千
七百餘級賊潰北追至黃山郡踰炭嶺神劍

良劔龍劔文武官僚來降王慰勞之虜獲後
百濟壯士三千二百人命還本土唯所康富
達又奉見達等四十人并妻子送至京城而
責能與曰始與良劔等謀囚君父者汝也為
臣之義當如是乎能與俛首不能言遂誅之
以神劔僭位為人所脅非其本心且以歸命
乞罪特原之甄萱憂懣發疽數日卒于黃山
佛舍王入後百濟都城令曰渠魁既已納款
無犯我赤子存向將士量才任用軍令嚴明
秋毫不犯州縣按堵老幼皆呼萬歲相慶曰

后来其蘇賜神劍爵流良劍龍劍於真州殺
殺之謂英規曰自萱失國遠來其臣子無一
人慰藉者獨卿夫婦千里嗣音以致誠意並
歸款於寡人義不可忘授佐丞賜田千頃官
其二子

金富軾曰新羅數窮道喪天無所助民無
所歸於是羣盜投隙而作若蝟毛然其剽
者弓裔甄萱二人而已弓裔本新羅之孽
而反以宗國為讎圖夷滅之至斬先祖之
畫像其為不仁甚矣甄萱起自新羅之民

食新羅之穀而包藏禍心幸國之危侵軼
都邑虐劉君臣若翕獮而草薶之實天下
之元惡大勳故弓裔見棄於其臣甄萱受
禍於其子皆自取之也又誰咎也雖項羽
季密之雄才不能敵漢唐之興而况裔萱
之凶人豈可與我太祖相抗歟但為之驅
民者也

臣等按天道好還安祿山史思明以臣叛
君慶緒朝義以子叛父其報應不亦彰彰
明甚乎甄萱起自墮畝竊據僭誦視本國

如仇讎睥睨吞噬信然未已一朝猝八匏
石大肆亮逆盡取子女寶玉以還天地所
不容豈既得志驕暴日甚侵犯鄰國毒痛
生靈數十年之間兵連禍結罪惡積天
怒人怨加之父子之間愛憎不均釀成
墻之變卒至竄身流遇憂憤而死唯其有
是父也故有是子家法所由來漸矣福善
禍淫好還之天道焉可違乎

王至自後百濟銜威鳳樓受文武官及百姓
朝賀王旣定三韓欲厲臣子以節義遂自製

政戒一卷誠百僚書八篇頒中外冬十二
月大匡裴玄慶卒玄慶慶州人膽力過人起
於行伍太祖之東征西討也玄慶之功居多
及疾篤王親幸其第執其手曰嗟乎命矣夫
卿子孫在予其敢忘王出門而玄慶卒謚武
烈後配享太祖廟庭

二十年

後晉天福二年

夏五月

政丞金傅獻玉帶長

十圍六十二

鑄王受之命

歲于物歲即駢帶

也

遣王規邢順如晉賀登極

二十一年

後晉天福三年

春三月西天竺僧來王備

兩街威儀法駕迎之○秋七月碧琬郡將軍
李念言卒新羅之季羣盜競起唯碧琬郡為
念言所保民賴以安王遣人諭以同心戮力
底定禍亂念言奉書甚喜即遣其子永將兵
從王征討王善之以大匡思道貴女妻之拜
念言本邑將軍恩賁稠重念言感激鍊兵峙
糧以孤城介於新羅後百濟必爭之地屹然
為東南散援○始行後晉年号○築西京羅
城○冬十二月耽羅國太子末老來朝賜星
王王子爵

二十二年

後晉天福四年

春三月佐丞龔真卒直燕

山昧谷人自幼有勇畧新羅末為本邑將軍
時方亂離遂事甄萱以長子直達次子金舒
及一女為質直嘗朝萱謂直達曰今見此國
奢侈無道吾雖密通不願復來聞高麗王公
文足以安民武足以禁暴故四方無不懷服
予欲歸附汝意何如直達曰自入質以來觀
其風俗唯恃富強競務驕矜安能為國今大
人欲歸明主保安弊邑予當與弟妹俟隙而
歸縱不得歸賴大人之明餘慶流於子孫雖

死無限直遂決意來附與子英舒來朝言於
王曰久聞風化願竭臣節王喜拜大相拜子
咸舒為佐尹又以貴戚女妻英舒王曰卿灼
見理亂存亡之機來歸於我朕甚嘉之聯姻
公族用示厚意卿其益竭心力鎮撫邊境直
謝之因言曰百濟一年山郡境接弊邑以臣
歸化常加侵畧民不安業臣願往攻取使弊
邑之民不被寇竊專務農桑益堅歸化之誠
王許之宣怒收直達及弟妹烙斷股筋直達
死百濟滅金舒得還至是直卒謚奉義晉

遣國子博士謝攀來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

二十三年

後晉天福五年

春三月以慶州為大都督

府改諸州郡號○秋七月王師僧忠湛死樹

塔于原州興法寺王親製碑文○初定役分

田自朝臣至軍士勿論官陞視人性行善惡

功勞大小給之有差○晉歸我質子任仁翟

二十四年

後晉天福六年

夏四月大匡庾黔弼卒黔

弼平州人以將畧事太祖凡出征受命即行

不宿於家每凱還王必迎勞終始寵遇諸將

寅壬

莫及謚忠節後配享太祖廟庭○遣大相王
申一如晉

二十五年

後晉天福七年

冬十月契丹遣使來歸橐

駝五十匹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
貳不顧舊盟一朝殄滅此為無道之甚不足
遠結為隣絕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
繫橐駝萬夫橋下皆餓死

李齊賢曰忠宣王嘗問臣齊賢曰我太祖
之世契丹遺橐駝繫之橋下不與芻豆以
餓而死故以名其橋焉橐駝雖不產於中

國中國亦未嘗不畜之國君而有數十頭
橐駝其弊不至於傷民且却之則已矣何
至餓而殺之乎對曰創業垂統之主其見
遠而其慮深非後世之所及也且如宋太
祖養猪禁中仁宗令放之後得妖人顧無
所取血者則知太祖慮不及此此亦未為
定論安知太祖養猪之意不有大於取血
耶我太祖之所以為此者將以折我人之
譎計耶抑示防後世之侈心耶蓋必有微
旨矣此在殿下恭默而思之力行而體之

爾非愚臣所輕議也

臣等按李齊賢論待契丹之道曰王可道
議絕和親不若皇甫俞義繼好息民之論
也然其對忠宣之問只論縻馳而不言太
祖絕和之失何耶前史以絕和為太祖盛
德事而贊楊之臣竊惑焉大抵交鄰國柔
遠人固封疆謹使命者乃萬歲保國之長
策也今麗祖降羅滅濟僅一三韓渙散者
未盡萃瘡痍者未盡起剗度營為草創未
遑正宜輯和強鄰長憲却顧之時也契丹

世據幽燕遼薊之地國富兵強瞰中原板
蕩有席捲囊括之志取方張桀驁之渤海
易如拉朽其視新創之麗知如何哉然猶
先我脩聘者安知不有睥睨不測之心乎
因其來使接之以誠待之以禮申結盟好
豈非保國之長策而太祖之慮不及此何
哉契丹之失信於渤海何與於我而為渤
海報復拒其來使甚矣而遊之于海島却
其索賄甚矣而致令餓死是不特絕之而
止絕之如仇讎彼之報我以仇讎無足恠

也自是邊釁日深定宗置光軍為邊備其
禍已濫觴矣至成宗蕭遜寧大舉入寇欲
割地乞降僅能請和其禍已燎原矣迨顯
宗丹主自將教言討賊而實欲侵奪我國
潰肅州破西京乘勝長驅都城不保乘輿
南遷國之不亡幾甘其禍已滔天矣及其
遣使講和稱臣種欵邊境無虞百有餘年
下逮高宗其遺種若金山金始者聚合餘
燼脅驅河朔之民渡鴨綠陷城鎮為患孔
棘勤師動衆數年而後乃克掃蕩禍亂始

熄若使契丹不因金兵而勦殄蒙古而殲
滅則麗之存亡成敗亦未可測究厥所由
則皆麗祖待強寇失其道輕絕和親之致
然也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癸卯

二十六年

後晉天福八年

夏四月王御內殿召大臣

朴述熙親授訓要曰我聞大舜耕歷山終受

堯禪高帝起沛澤遂興漢業予亦起自單平

謬膺推戴夏不畏熱冬不避寒焦身勞思十

有九載統一三韓叨居大寶二十五年身令

老矣第恐後嗣縱情肆欲敗亂綱紀大可憂

也爰述訓要以傳諸後庶幾朝夕披覽永為
龜鑑其一曰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
力是故創立禪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之
各治其業後世姦臣執政徇僧請謁各業寺
社爭相換奪切宜禁之其二曰諸寺院皆是
道詵推占山水順逆而開創者也道詵云吾
所占定外妄有創造則損薄地德祚業不永
朕念後世國王公侯后妣朝臣各稱願堂或
增創造則大可憂也新羅之末競造浮屠衰
損地德以底於亡可不戒哉其三曰嫡子嫡

孫傳國傳家雖曰常禮然丹米不肖堯禪於
舜實為公心凡元子不肖者與其次子次子
皆不肖者與其兄弟之中羣下推戴者俾承
大統其四曰唯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
悉遵其制殊方異土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契
丹是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制
度慎勿效焉其五曰朕賴三韓山川陰祐以
成大業西京水德調順為我國地脉之根本
宜當四仲巡駐留過百日以致安寧其六曰
燃燈所以事佛八閼所以事天靈及五嶽名

山大川龍神也後世姦臣違白加減者切宜
禁心吾亦當初誓心會曰不犯國忌君臣同
樂宜當敬依行之其七曰人君得臣民之心
為甚難欲得其心要在從諫遠讒而已從諫
則聖讒言如蜜不信則讒自止又使民以時
輕徭薄賦知稼穡之難艱則自得民心國富
民安古人云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
必有良將張弓之外必有避鳥垂仁之下必
有良民賞罰重則陰陽順矣其八曰車現以
南公州紅外山形地勢並趨背逆人心亦然

彼下州郡人參與朝廷與王侯國戚婚姻得秉國政則或變亂國家或銜統合之怨犯蹕生亂且其曾屬官守奴婢津驛雜尺或投勢移免或附王侯宮院姦巧言語弄權亂政以致災變者必有之矣雖其良民不宜使在任用事其九曰百辟羣僚之祿視國大小已為定制不可增減且古典云以庸制祿官不以私若以無功人及親戚私昵靈受天祿則不止下民怨謗其人亦不得長享福祿勗宜戒之又以強惡之國為隣安不可忘危兵卒宜

加護恤量除徭役每年秋閱勇銳出衆者隨
宜加授其十曰有國有家敝戒無虞博觀經
史鑑古戒今周公大聖無逸一篇進戒戒王
宜當圖揭出入觀省十訓之終皆結以中心
藏之四字自是嗣王相傳為寶

臣等按古之聖帝明王貽謀燕翼為子孫
萬世計者其憲深矣大禹之有訓曰民唯
邦本本固邦寧成湯之有誥曰唯皇上帝
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唯后成王
之導楊末命曰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

天下其所以訓戒者奉奉於君國字民之道而不遑他及是以子孫相承遵守勿失成長治久安之業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釁祖始一三韓創業垂統宜往求古先哲王貽謀燕翼之道垂憲萬世可也今作訓要其彛凡十而一則曰奉佛二則曰創寺三則曰寧反復乎燃燈八關山水地理之說從諫遠讒輕徭薄賦儆戒無虞顧居其末欲以此而訓後世其可乎哉佛氏禍人家國如楚英梁武之事則釁祖聞而知之矣新羅

氏多營佛宇塔像自底滅亡泰封自稱彌
勤而身且不保麗祖之所目覩而可為龜
鏡者也柰何怵於禍福之說信之既篤奉
之彌勤又從而以筆之書以詔子孫乎八關
燃燈皆新羅胡僧誕妄之說山水向背地
德衰旺亦術僧道詵讖緯之說也雖中材
之主猶知其非是而以麗祖之盛德獨迷
而不復何哉子孫効尤以為家法惠之以
後佛氏之禍日新月盛勢不能止又一再
傳而仁宗墮於妖僧妙清之術欲都西京

幾不保社稷未必非訓要啓之也馴致其
禍至於妖僧遍照假呂秦之術盜竊大寶
王氏之祀遂絕亦未必醞釀於於訓要之
不得其要惜哉

五月王不豫宰臣廉相王規朴守文等侍王
曰漢文遺詔曰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
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前古
哲王秉心如此予遘疾已歷二旬視死如歸
有何憂也漢文之言即予意也內外機務久
不決者卿等並與太子武裁決而後聞丙午

疾大漸御神德殿命學士金岳草遺詔文武
王不復語左右失聲大哭王聞此何教也曰
朕上作民父母今日欲棄羣臣臣等痛不自
勝耳王笑曰浮生自古然矣言訖有頃而薨
王親出宣遺命曰內外庶僚並聽東宮處分
於是太子即位羣臣舉哀上謚曰神聖大
王廟號太祖壬申葬顯陵以遺命喪葬園陵
制度依漢魏二文故事悉從儉約以神惠王
氏柳氏祔葬后貞州人三重大匡天弓之女
也天弓家大冨邑人稱為長者太祖為將軍

引兵過貞州息馬古柳下后立路旁川上見
其有德容問誰氏女對曰此邑長者家女也
請暫憩樊廬太祖因至宿焉其家饗一軍甚
豐以后侍寢廡後絕不相聞后守節剃髮為
尼太祖聞之召以為夫人舉義提甲贊成大
業

李齊賢贊曰臣及事忠宣王王嘗言我太
祖規模德量生於中國當不減宋太祖宋
太祖事周世宗世宗賢主也待宋太祖甚
厚太祖亦為之盡力及其恭帝幼冲政出

太后迫于羣情而受周禪盖出於不得已也我太祖事弓裔猜暴之君三韓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以不世之功處必疑之地可謂危矣而國人歸心將士推戴然猶固讓欲徇延陵之節吊伐之事亦豈得已哉其好生惡殺而信賞必罰推誠功臣而不假以權創業垂統固宜一揆矣至若宋朝以江南李氏比之鼂睡卧榻則右晉所賂契丹山後十六州盖視以為橐中之物既收北漢將長驅以定秦漢之彊耳我

太祖即位之後金傳未賓甄萱未覓而屢
幸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舊壤為
吾家青氊必席卷而有之豈止操鷄搏鴨
而已哉由是觀之雖大小之勢不同二祖
規模德量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忠宣聰明
好古中原博雅之士如王搆閻復姚燧蕭
鄭趙孟頫虞集皆遊其門蓋嘗與之尚論
也

史臣曰太祖御下以寬而賢智效力待人
以誠而遠近響應好生之仁出於天性恤

民之心發乎至情甄萱父子相夷則伐而
取之金傳君臣來附則禮以待之以契丹
之強而侵滅與國則絕之以渤海之弱而
失地無歸則撫之屢幸西京以為根本之
地也親巡北鄙以連獷悍之俗也草創更
始雖未遑於禮樂而其規模遠畧深仁厚
澤固已培養五百年之國脉矣

惠宗義恭王

諱武字承乾太祖長子母莊和王后
吳氏氣度恢弘從太祖征百濟有功

在位二年壽三十四

甲辰

元年

後晉出帝開運元年

遣廣評侍郎韓玄珪禮賓卿

金廉如晉告嗣位遂賀破契丹○冬十二月

翰林院令平章事崔彥撝卒彥撝新羅人稟

性寬厚自少能文年十八入唐登科四十二

還國拜執事侍郎瑞西院學士及新羅歸附

太祖命為太子師委以文翰之任宮院額號

皆所撰定一時貴遊皆師事之及卒年七十

七謚文英

二年

後晉開運二年

晉遣光祿卿范匡政太子洗馬

乙巳

張季凝來冊王為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
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大匡王規女為太
祖第十六妃生一子曰廣州院君一日規譖
王弟堯及昭有異圖王知其誣恩遇愈篤至
是司天供奉崔知夢奏流星犯紫微國必有
賊王意規謀害堯昭之應乃以長公主妻昭
用強其勢公主從母姓稱皇甫氏後凡娶同
姓皆諱稱外家之姓
史臣曰娶妻不取同姓禮也雖百世婚姻
不通惠宗之以公主妻弟何也時俗然也

太祖不世出之主也動法古昔有志化俗而狃於習俗不能變自是厥後視為古法恬不為異中葉以降雖禁堂從之親而同姓則訖不能禁也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同姓尚爾況至親乎今觀其取姑姊妹率多無後傳世五百年之久而其宗支終不過數十人然後知先王制禮之意深矣可不戒哉

王規謀立廣州院君嘗夜伺王睡熟遣其黨潛入卧内將行大逆王覺之一拳即斃令左

右曳出不復問一日王違豫左神德殿崔知夢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移御王潛徙重光殿規夜率人穴壁而入寢已空矣規見知夢拔劍罵之曰上之移寢必汝謀也王知規所為亦不罪之

臣等按太祖能駕馭群雄創大業也而不
知規之匪人使之居股肱之地付托孤之
任惠宗能繼體守文也而知規逆謀拱手
謹避不加之罪何也高麗五百年君弱臣
強之端已兆於此若康兆資謙仲夫義方

之徒接跡於世而忠獻一家四世專擅仁
俊林衍日新相繼跋扈君若綴旒而國不
可為矣由其不能謹之於是也如惠宗不
足責惜乎太祖之失於任人貽謀之不臧
若是耶

秋九月戊申王薨于重光殿王自王規謀逆
之後多所疑忌常以甲士自衛喜怒無常群
小并進賞賜將士無節內外嗟怨及疾篤羣
臣不得入見檢小常侍側謚曰義恭大王廟
號惠宗葬頤陵羣臣奉王弟克即位

李齊賢贊曰羽父請弑桓公將以求太宰
隱公不聽亦不討之終致為氏之禍王規
之譖兩王弟亦羽父之意也惠宗不致之
罪顧使居左右其免於袖刃壁人之謀可
謂幸也時去太祖棄代甫耳規之不義而
得衆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其未有以竄
殛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此其可
不戒哉

已酉王規殺大匡朴述熙述熙性勇敢年十
八為弓裔衛士後事太祖累樹軍功受遺命

輔惠宗及惠宗寢疾遂與王規相惡兵以百
餘自隨王疑有異志流甲串規因矯命殺之
後謚嚴毅贈大師配享王廟○王規伏誅初
王知規逆謀密與西京大匡式廩謀應變及
規將作亂式廩引兵入衛規不敢動竄規于
甲串遣人追斬之誅其黨三百餘人

定宗文明王

諱堯字義天太祖第二子母神明王
后劉氏性好佛多畏信圖識在位四

年壽二十七

丙午

元年

後晉開運三年

春正月王將謁顯陵致齋之夕

聞空中語若曰爾克存恤細民人君之要務

○王奉佛舍利步至開國寺安焉又以穀七

萬碩納諸大寺院

丁未

二年

後晉開運四年

後漢高秋置光軍司先

是崔光胤以賓貢進士遊學入晉為契丹所

虜以才見用受官爵奉使龜城知契丹將侵

我為書以報於是命有司選軍三十萬號光

軍光胤奕撫之子也

戊申

三年

後漢乾祐元年

秋九月東女真蘇無蓋等來獻

酉巳

馬七百匹及方物王御天德殿受之忽雷雨
震押物人又震殿西角王大驚近臣扶入重
光殿遂不豫赦○始行後漢年號

四年

後漢隱帝

二年

春正月大匡王式廉卒式

廉太祖從弟也以勤恪久鎮西京及定王規

之亂賜匡國翊贊功臣號加大丞卒謚威靜

贈大師後配享王廟○三月丙辰王疾篤召

母弟昭內禪移御帝釋院薨上謚曰文明廟

號定宗葬安陵王以圖讖將移都西京癸丁

夫命侍中權直營宮闕勞役不息又抽關京

民戶實之羣情不服怨讟胥興及薨役夫聞而喜躍

李齊賢贊曰定宗以人君之尊步至十里浮屠之宮以藏設利又以七萬碩穀一日而分賜諸僧一遭天譴喪心生疾所謂君子求福不回者亦嘗聞其說耶疾既大漸觝以宗社付之親弟不使如王規者覬覦於其間是可嘉也已

光宗大成王

諱昭字日華定宗母弟禮待臣下明

於聽斷恤貧弱重儒雅夙夜孜孜庶
幾治平中歲以後信讒多殺酷好佛
法奢侈無節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

一

戊庚

元年

後漢乾祐三年

春正月大風拔木王問穰災之

術司天奏曰莫如修德自是嘗讀政觀政要

臣等按懷襄之患舜曰敝予桑林之災湯

亦自責古之帝王所以遇災修省者載之

典冊宜後世之所當法也光宗初即位天

之譴告切至王欲祈禳而乃以貞觀政要

為先何哉王之心以謂唐宗之治優於舜
湯政要之說過於典冊慨然遠慕而欲追
之乎多見其王之惑也唐宗好名之主政
要所載雖有一二之可稱假仁義濟功利
慙德亦多比漢高光尚且不及况敢擬於
舜湯乎嗚呼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
中斯得其下光宗之治止於光宗而已者
豈不由於法唐宗不法帝王而然歟

二年

後周太祖
廣順元年

冬十月西京重興寺九層塔

災○十二月始行後周年號

東鑑卷一

三年

後周顯德二年

遣廣評侍郎徐逢朝周

四年

後周顯德三年

遣衛卿尉王演將作少監呂

繼贊來冊王為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

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兼御史大夫高麗國王

○冬十月慶州皇龍寺九層塔灾

六年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

遣廣評侍郎荀質如周賀即

位

七年

後周顯德三年

周遣將作監薛文遇來加冊王

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仍令百官衣冠

從華制前節度巡官大理評事龔冀從文遇

丙辰

乙卯

壬子 癸丑

午戊

而來以病留及疾愈引對稱旨王愛其才表
請為僚屬遂加擢用未逾歲授以文柄時議
不愜○命有司按檢奴婢推辨是非奴多背
主陵上之風由是大行人皆嗟怨王妃切諫
不納妃太祖女也

九年

後周顯德五年

夏五月命翰林學士雙冀知貢

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銜威鳳樓
放榜賜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經三人卜業一
人及第始用冀議置科舉自此文風乃興○
周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尚輦奉御金

未巳

申庚

彥英賫帛數千匹來市銅

十年

後周顯德六年

春遣佐丞王兢佐尹皇甫魏光

朝周○周侍御清州守雙哲來拜為佐丞哲
冀之父也聞冀有罷故隨王兢來

十一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

定百官公服元尹以上紫

衫中壇卿以上丹衫都航卿以上緋衫小主

簿以上綠衫○以開京為皇都西京為西都

○評農書史權信譖大相俊弘佐丞王同等

謀逆貶之自是讒佞得志誣陷忠良奴訴其

主子讒父母罔罔常溢別置假獄無罪而被

戮者相繼王猜忌日甚宗族多不得保雖一

子由亦自疑阻不使親近人人畏懼莫敢偶

語

十二年

宋建隆二年

夏四月大水漂没人家水浸

為赤○置修營宮闕都監移御正庄王育第

十三年

宋建隆三年

冬遣廣評侍郎李興祐朝宋

十四年

宋乾德元年

夏六月還御宮詔曰久在離

宮百官奏事多不親聽憲恐衆心或生疑阻

今者修營功畢聽政有所凡爾百僚各敬爾

事依舊進奏庶幾魚水同歡毋致君臣相阻

亥癸戌壬

酉辛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子甲

○冬十二月始行宋年號 宋遣冊命使時
贊來贊等在海遇風溺死者九十人贊獨免

王特厚勞之

十五年 宋乾德二年 春三月 賜金策及明經卜業

各一人及第王御天德殿宴羣臣命策釋褐
賜公服赴宴 ○秋八月司徒朴守卿卒守卿
性勇烈多權智事太祖為元尹百濟數侵新
羅太祖命守卿往鎮之值萱再至守卿輒以
奇計敗之曹物郡之戰太祖部分三軍以大
相帝弓為上軍元尹王忠為中軍守卿殷寧

為下軍及戰上軍中軍失利守卿軍獨勝太祖喜陞元甫守卿曰臣兄守文見為元尹而臣位其上寧不自愧遂并為元甫勃城之役太祖被圍賴守卿力戰得出及定宗初削平內難守卿功居多至是子承位承景承禮被讒下獄憂恚而卒

十六年

宋乾德三年

春二月加子祐元服立為正

胤內史諸軍事內議令宴羣臣于長生殿○遣大丞內奉令王輅如宋帝授輅尚書左僕射食實封三百戶○秋七月內議令徐弼卒

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吏事進王常賜宰臣
王咸敏皇甫光謙及弼金酒器弼獨不受曰
臣謬居宰輔已叨寵恩又賜金器愈懼踰分
且服用明等衰奢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
何用王曰卿能不以寶為寶予當以卿言為
寶後因進見曰願上莫賞無功無忘有功王
嘿然翌日遣近臣問有功無功者為誰弼對
曰有功者元甫式會是也無功者若輩是也
時王禮重投化唐人擇取臣僚第宅及女與
之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獻焉王問其故對

戊辰

曰今投化唐人擇官而仕擇屋而處世臣故
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為子孫計宰相居第非
渠所能有也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俸之
餘更營小第庶無後悔王怒後感悟稱善自
後不復奪臣僚第宅內廐馬死王欲罪主者
弼引孔子不問馬之說以爭主者得免其謫
謬如此謚貞敏後配享王廟

十九年

宋開寶元年

創弘化遊岩三歸等寺以僧

惠居為國師坦文為王師王信讒多殺內懷
疑懼欲消罪惡廣設齋會無賴之徒詐為出

家以求飽飫勻者盆至或以餅餌米豆柴炭
施與京外道路不可勝數列置放生所就傍
近寺院開演佛經禁斷屠殺至於內膳亦買
市廛以進

臣等按古之聖帝明王必以三公為太師
師者道之教訓惟其人而已是故湯師伊
尹武丁師傅說武王師尚父所謂師者道
之所存其重如此胡秦姚興始以蕃僧鳩
摩羅什為師屈膝蒲伏奴事髡髻所師者
皆裔戎荒幻之教禍不旋踵興固夷狄之

君無足多責乃何太祖始襲胡秦之覆轍
光宗又效太祖之謬舉崇奉緇流或為國
師或為王師乎其曰國師則舉一國而師
之也其曰王師則屈千乘而師之也所謂
師者師何道也不過曰無父無君之道耳
以一國之大千乘之尊師基無父無君之
道則幾何不胥而為夷狄禽獸也哉自是
以後子孫相承世為家法一有薙髮飾行
者則皆尊之為王師國師奉之猶恐或後
訓致遍照之禍而國隨以亡嗚呼悲哉

建寧一

二十二年

宋開寶四年

冬十二月壬寅地震

二十三年

宋開寶五年

春二月地震遣內議侍

郎徐熙如宋帝制加王食邑賜推誠順化守

節保義功臣號授熙檢校兵部尚書副使內

奉卿崔業檢校司農卿兼御史大夫判官廣

評侍郎康禮檢校少無少監錄事廣評員外

郎劉隱檢校尚書金部郎中時不朝宋十數

年熙至容儀中度帝嘉之乃授是職

二十六年

宋開寶八年

夏五月王不稼甲午薨于

正寢上謚曰大成廟號光宗葬憲陵太子即

乙亥

位大赦還流竄放囚繫洗痕累拔淹滯復官
爵蠲欠債減租調毀假獄焚讒書中外大悅
李齊賢贊曰光宗之用雙翼可謂立賢無
方乎翼果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
於信讒濫刑耶若其設科取士有以見光
宗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翼亦將順以
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唯其倡以浮華之
文後世不勝其弊云
冬十月加政丞金傅為尚父都省令食邑一
萬戶○加上六代尊號

景宗獻和王

諱佃字長民光宗長子母大穆王后
皇甫氏溫良仁厚不好嬉遊及其末
年厭倦萬機日事娛樂沉溺散色好
圍碁昵近小人踈遠君子由是政教
衰替在位六年壽二十七

丙子

元年

宋恭宗太平興國元年

冬十一月宋遣左司禦副

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冊王為光祿大
夫檢校太傅使持節玄菟州諸郡事玄菟州
都督大順軍使食邑三千戶○遣使如宋賀

即位○放執政王誅于外初王許先朝被讒
人子孫復讎遂相檀殺復致冤誦及是誅托
以復讎矯殺太子子天安府院君於是貶誅
仍禁擅殺復讎○以荀質申質為左右執政
皆兼內史令元甫壽餘為近臣知御厨事○
始定職散官各品田柴科勿論官品高低但
以人品定之紫衫以上作十八品一品給田
柴各一百一十結以次遞降文班丹衫以上
作十品緋衫作八品綠衫作十品武班丹衫
以上作五品雜業丹衫以上作十品緋衫以

上作八品綠衫以上作十品皆給田柴有差

○遣金行成如宋入學國子監遂登第

二年宋太平興國二年春三月銜東池樓船親試進

士賜高凝等六人及第○遣使如宋獻良馬

甲兵

三年宋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政丞金傅卒謚敬順

○宋遣太子中允張洎來聘

四年宋太平興國四年夏六月宋遣供奉官閻門祗

候王僎來冊王為侍中加食邑一千戶○渤

海酋帥大鶩河降于宋宋以為渤海都指揮

使鸞河祚榮之遺種也

五年

宋太平興國五年

夏四月以崔知夢為大匡內

議令東萊郡侯食邑一千戶在國一日知夢

奏曰客星犯帝座願王申戒宿衛以備不虞

未幾王承等謀逆事覺伏誅賜知夢御衣金

帶

六年

宋太平興國六年

夏六月王不豫○秋七月王

疾彌留甲辰召堂弟開寧君治內禪遺詔略

曰寡人承四朝之餘烈受三韓之霸圖獲保

山川土田務安宗廟社稷日慎一日首尾七

年因此勤勞遂成疾疹冀怡神於釋負將傳
聖以紓憂正胤開寧君治國之親賢子所友
愛必能奉祖宗之大業保國家之昌基咨爾
公卿宰臣其敬保我介弟永綏我大邦寡人
每覽禮經至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未嘗不臨
文歎仰至于今日左右嬪御已令屏去儻或
不延歎至大期更何所恨服紀輕重合依漢
制以日易月十三日周祥二十七日大祥園
陵制度務從儉約其西京安南登州等諸道
應鎮守之任有軍旅之權者所寄非輕宜且

暫曠不許離任赴闕各於任所舉哀三日釋服其餘並委嗣君處分丙午薨于正寢上謚曰獻和廟號景宗葬榮陵

李齊賢贊曰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產之饒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絕無而僅有也經界之正

若慢則其利害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繼
新羅衰亂泰封奢暴之後萬事草創日不
暇給止為口分之法歷四世景宗作田柴
之科雖有踈畧亦古者世祿之意也至於
九一而助什一而賦與夫所以優君子小
人者則不暇論也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
而已矣盖其初不以經界為急撓其源而
求流之清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羣臣未有
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力行之也
八月御威鳳樓大赦放三年役減租稅之半

陞文武官一階○冬十一月追尊先考為宣
慶大王廟號戴宗陵曰恭陵遂謁陵○王以
八關會雜技不經且煩擾悉罷之

東國通鑑卷之十三

新編
金鑑
卷之三

東國通鑑卷之十四

高麗紀

成宗文懿王

諱治字溫古太祖第七子旭之第二子也母宣義王后柳氏天資嚴正器宇寬弘立法定制崇獎節義求賢卹民政治有可觀者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

壬

元年

宋太平興國七年

春三月改百官號以內議省

為內史門下廣評省為御史都省○夏六月

制曰后德惟臣朕新揔萬幾恐有闕政其京
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論時政得失正匡行
逆官御事上柱國崔承老上書略曰臣竊見
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勸玄宗勤修
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
休明可為師範故也自我太祖開國已來臣
所及知五朝政化善惡可鑑戒者條奏以聞
我太祖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值金
鷄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運定遼溟之驚
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

功莫高矣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
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絕其交聘者以彼國嘗
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一朝殄滅
故太祖以為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駝
亦皆棄而不畜其深策遠計防患乎未然者
有如此者也渤海既為丹兵所破其世子大
光顯等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賜
姓名使奉祖先之祀文武叅佐亦皆優霑爵
命其急於存亡繼絕又如此者也甄萱兇悖
殺主虐民太祖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

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羅季至國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真侵盜太祖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蕃衆來歸塞外塵清其柔遠能通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百十餘城莫不來服豈能以禮讓而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旌麾之下或臨陣便降或望風懾伏雖交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甄萱積惡終為逆豎所囚逃走于我請兵誅逆太祖厚

禮迎致及其殞沒亦優賻贈其道貫幽明義
周存沒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
恤窮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新舊
撫之如一其含弘寬簡又如此也自一統以
來事大以禮交隣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
貴道德崇節儉卑宮室惡衣服好賢樂善捨
己從人恭儉禮讓之心發於天性況生長民
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危
亦能先見賞刑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其
知勸懲之方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加以

知人不失其才御下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尊釋教重儒術為君之令德斯備但
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宗廟社稷禮樂文物
猶多闕乏忽遺弓劍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
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傳善接賓僚令名聞於
朝野及初嗣位時有人譖之宗兄弟謂有異
圖惠宗聞而不荅亦無所問待之如初人服
其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
常以甲士相隨疑人太甚大失為君之體加
以偏賞將士恩澤不鉤故內外怨嗟人心携

貳沈痾狀枕之間淹延歲月賢士不獲近前
小人居常卧內厥疾彌篤嗔恚日增三年之
間民不見德晏駕之日粗得免禍可不痛哉
定宗在藩邸早有令聞及惠宗寢疾王規等
潛有所圖窺覲王室定宗密與西都忠義之
將定計為備姦計不成羣兇受誅雖由天命
亦在人謀豈不偉歟定宗既以連枝得繼夙
夜孜孜銳情求理燃燭引見朝士盱眙聽斷
萬幾故即位之初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
決議遷都暴徵作役勞動人夫怨讟由是而

興災應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
痛也光宗受顧命禮有加於接下鑑不失於
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棄踈賤而惠
鮮鰥寡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獲異投化以
來崇重文士恩禮過隆非才濫進不次驟遷
未決歲時便為卿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
容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譙遊靡絕於是南北
庸人皆接以殊禮後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
華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
才於百姓則益消膏血之資於四方則剝得

浮虛之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猜忌日深都
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
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焚修不少專求福
壽但作禱祈窮有涯於財力造無限之因緣
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不窮
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所
作為不欲悛改室宮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
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休日
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為太祖十年之費又
及末年多殺無辜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間

姦党競進譏毀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送父母奴論其主上下難心群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剪滅而况惠宗定宗兩朝皆惟有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又至末年於己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何其善於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焚積年譏毀之書放累歲無辜之獄寃憤悉除朝野補慶然不諳故體專任權豪害及宗

親邪正不分賞刑不一未及于理復倦于勤
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左右唯中官
內豎而已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
時而從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忠臣義士
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景宗
有足稱義者當初遭疾遂於卧內引見聖上
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是亦人民之幸也
又惠宗光三王相繼之初兩京文武半已殺
傷光宗末年世亂譏興凡繫刑章多是非辜
勲臣宿將皆未免誅鋤景宗踐祚舊臣之存

者四十餘人耳寧不痛惜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庇鴻之業內外同歡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保全鼎肉定宗克定蕭牆之難傳授至今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朝廷儀制頗有可觀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寬獄燒詭書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為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不善而誠之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慎

一日雖休勿休不自驕矜福不朮而自至灾
不禳而自消臣又錄時務二十八條隨狀別
封以進一我國家統三以來四十七年士卒
未得安枕糧餉未免糜費者以西北隣於
戎狄而防戍之所多也願聖上以此為念以
馬歇灘為界太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為界
大朝之所定也乞擇要害以定疆域選士人
能射御者充其防戍又選偏將以統領之則
京軍免更戍之勞芻粟省飛輓之費一竊聞
聖上為設功德齋或親碾茶或親磨麥臣愚

涂惜聖體之勤勞也此弊始於先宗多殺無辜欲除罪業浚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設毗盧遮那懺悔法或齋僧於毬庭或設無遮水陸會於歸法寺每值佛齋日必供乞食僧或以內道場餅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與摩利山等處魚梁為放生所一歲四遣使就其界寺院開演佛經又禁殺生御厨肉膳市買以獻至今大小臣民悉皆懺悔擔負米豆紫炭馬料施與中外道路者不可勝紀然而既信謗想視人如草莽誅殺者堆積如山常竭

百姓膏血以供齋設佛如有靈豈肯應供當
是時背父背主者變形為僧及遊行丐乞之
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有何利益願聖上正
君王之體不為無益之事一我朝侍衛軍卒
在太祖時但充宿衛宮城其數不多及光宗
信讒誅責將相自生疑惑簡選州郡有風彩
者入侍時議以為繁而無益至景宗朝雖稍
減削其數尚多伏望遵太祖之法但留驍勇
者餘悉罷遣則人無嗟怨國有儲積一聖上
以漿酒鼓羹施與行路臣竊謂聖上欲效光

宗消除罪業普施結緣之意此所謂小惠未
遍也若明其賞罰懲惡勸善足以致福如此
碎事非人君為政之體乞罷之一我太祖情
專事大然猶數年一遣行李修聘禮而已今
非但聘使且因貿易使价煩夥恐為中國所
賤且因往來敗船殞命者多請自今因其聘
使兼行貿易其餘非時買賣一皆禁斷一佛
寶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
長利勞擾百姓請皆禁之一王者之理民非
家至而日見之故分遣守令往察百姓利害

我聖祖統合之後欲置外官蓋因草創事煩
未遑今竊見鄉豪每假公務侵暴百姓民不
敢命請置外官以委撫字一聖上遣使迎屈
山僧如哲入內臣愚以為哲果能福人者其
所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飲食亦是聖
上之賜必有圖報之心每以祝釐為事何煩
迎致然後敢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
役出家居山光宗致敬盡禮卒之暴死道傍
身且取禍何暇福人請放哲還山免致善會
之議一新羅之時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

各有品色公卿百僚朝會則著公襴具穿執
退朝則逐便服之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
以別貴賤辨尊卑也由是公襴雖非土產百
僚自足用之我朝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
意服著官雖高而家貧則不能備公襴雖無
職而家富則用綾羅錦繡我國文彩之物皆
非土產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迎接
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乞令百僚朝會一
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具公襴穿執奏事之時
著襪靴絛鞋革履庶人不得著文彩紗縠但

用紬絹一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宿館驛一革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俗習各隨土性似難盡變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其餘車馬衣服制度何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苟同一諸島居民以其先世之罪生長海中活計甚難又先祿寺徵求無時日至窮困請從州郡之例平其貢役一我國春設燃燈冬開八關廣徵人

衆勞役甚煩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種種
偶人工費甚多一進之後便加毀破亦甚無
謂也且偶人非凶禮不用西朝使臣嘗來見
之以為不祥掩面而過願自今勿許用之一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語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夫何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聖人
所以感動天人者以其有純一之德無私之
心也若聖上執心樞謙常存敬畏禮遇臣
下則孰不罄竭心力進告謀猷退思匡贊乎
此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也願聖

上日慎一日不自驕滿接下思恭儻或有罪者輕重并論如法則大平之業可立待也一太祖除內屬奴婢在宮供役外出居外郊耕田納稅厩馬當御者外分遣外厩喂養以節國用至光宗多作佛事役使日繁內徵在外奴婢以充役事內宮之分不足支給并費倉米今內厩養馬數多糜費甚廣民受其害如有邊患糧餉不同願聖上一依太祖之制酌定宮中奴婢厩馬之數餘悉分遣於外一世俗以種善為名各隨所願營造佛宇其數甚

多又有中外僧徒競行營造普勸州郡長吏
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願嚴加禁斷
一禮云天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
近來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室為先
由是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
踰越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
甚多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
外遵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毀撤以戒後
來一寫經塑像只要傳久何用珍寶為飾以
啓盜賊之心古者經皆黃紙且以旃檀木為

軸其肖像不用金銀銅鐵但用石土木故無
竊毀者新羅之季經像皆用金銀奢侈過度
終底滅亡使商賈竊毀佛像轉相賣買以營
生產近代餘風未殄願嚴加禁斷以革其弊
一昔晉德衰而藥部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
隸我三韓功臣子孫每蒙宥旨必云褒錄而
未無受爵混於皂隸新進之輩多肆陵侮怨
咨以興且光宗末年誅黜廷臣世家子孫未
得承家請從累次恩宥隨其功臣等第錄其
子孫又庚子年田科及三韓後入仕者亦量

授階職則冤屈得伸而災害不生矣一崇信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為功德事實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力所費者自己之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力費民之財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之善臣聞人之禍福貴賤皆稟於有生之初當順受之況崇佛教者只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見報理國之要恐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業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

今日之務今日至近來生至遠舍近求遠不
亦謬乎人君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
役不願之人費倉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
昔唐德宗妃父王景先駙馬高恬為聖壽延
長鑄金銅佛像獻之德宗曰朕以有為功德
謂無功德還其佛像於二人是其情雖不實
然令臣民不得作無利事者如此我朝冬夏
講會及先王先后忌齋其來已久不可取舍
其他可減者請減之一語曰非其鬼而祭之
諂也傳曰鬼神非其族類不享又曰淫祀無

祐我朝宗廟社稷之祀尚多未如法者其山
嶽之祭星宿之醺煩黷過度所謂祭不欲數
數則煩煩則不敬雖聖上齋心致敬固無所
怠然享官視為尋常厭倦不敬則神肯享之
乎昔漢武帝凡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
超然可謂盛德也如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
祐若其有知私已求媚君子尚難悅之况神
明乎祭祀之費皆出於民之膏血臣愚以為
若息民力而得歡心則其祐必過於所祈之
祐願聖上除別例祈祭常存恭己責躬之心

以格上天則災害自去福祿自来一本朝良
賊之法其來尚矣我聖祖創業之初其羣臣
除本有奴婢者外其他本無者或從軍得俘
或貨買奴之聖祖嘗欲放俘為良而慮動功
臣之意許從便宜至六十餘年無有控訴者
逮至光宗始令按驗奴婢辨其是非功臣
莫不嗟怨賤隸得志陵轢尊貴競構虛偽謀
陷本主者不可勝紀光宗自作禍胎不克遏
絕至於末年枉殺甚多昔侯景圍梁臺城近
臣朱昇家奴踰城投景景授儀同其奴乘馬

授錦袍臨城呼曰朱异仕宦五十年方得中
領軍我始仕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城中僮奴
競出投景臺城遂陷願聖上深鑑前事勿使
以賤陵貴於奴主之分執中處之大抵官高
者識理鮮有非法官卑者苟非智足以飾非
安能以良作賤乎惟宮院及公卿雖或有以
威勢作非者而今政鏡無私安能肆乎幽厲
失道不掩宣平之德呂氏不德不累文景之
賢唯當今判決務要詳明俾無後悔前代所
決不須追究以啓紛紜承老見王有志而可

與有為乃進此書餘六條逸於庚戌兵難
臣等按賈山至言劉蕡對策時稱直言然
不若承老論列祖宗行事之美惡以及時
君故治之得失抗疏切直之為也疏中數
千百言皆指斥無隱觸雷霆而不怵批逆
鱗而不畏真古之遺直也然孟子曰非堯
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承老之獨以唐宗
政要為疏中第一義不能舉明主於三代
之上何耶承老雖有抗直忠讜之節而失
大臣告君之體使成宗之治止於成宗豈

不除可惜哉

冬十月制令民間債債出息者子母相侔更
勿取息○十二月制百官遇父母忌給暇一
日兩宵祖父母遠忌無親子則亦依父母忌
例○遣侍郎金昱如宋告嗣位○以王生日
為千秋節節日之名始此

癸未

二年宋八年春正月王祈穀于圜丘配以

太祖躬耕籍田祀神農配以后稷祈穀籍田
始此○以崔承老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二
月始置十二牧○三月宋遣光祿少卿李臣

原將作少監孔維來冊王為光祿大夫檢校
太保使持節玄菟州諸軍事玄菟州都督充
大順軍使上柱國食邑二千戶仍封高麗國
王王受冊赦○夏五月以左丞徐熙為兵官
御事大相鄭謙儒為工官御事○博士任成
老至自宋獻大廟堂圖一鋪并記一卷社稷
堂圖一鋪并記一卷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
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始定三省六
曹七等○秋七月壬戌明福宮大夫人皇甫
氏薨王早喪宣義太后而長於后故哀慕盡

禮悲動左右癸酉率百僚詣殯堂哭臨上謚
曰神靜王太后陵曰壽陵○九月以佐丞李
知白為諫議大夫○命取進士臨軒覆試賜
姜殷川等三人明經一人及第覆試自此始
殷川即邯鄲也

甲申

三年

宋雍熙元年

夏五月命刑官御事李謙宜城

鴨綠江岸以為闕城女真以兵過之虜謙宜

而去軍潰不克城還者三之一○遣韓遂岭

朝宋

四年

宋雍熙二年

夏五月宋遣大常卿王著秘書

乙酉

高麗成宗

監呂文仲來加冊王為檢校太傅依前使持
節玄菟州諸軍事玄菟州都督充大順軍使
高麗國王加食邑一千戶散官勲如故王受
冊赦○宋將伐契丹收復燕薊以我與契丹
接壤數為所侵遣監察御史韓國華賁詔來
諭曰朕誕膺丕構奄宅萬邦草木虫魚罔不
被澤華夏蠻夷罔不率從蠢茲北虜侵敗王
略幽薊之地中朝土疆晉漢多故戎醜盜據
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諸
曠俗今已董齊師旅殆滅妖氛元戎啓行分

道間出即期誅剪以慶混同惟王久慕華風
素懷明略效忠純之節無禮義之邦而接彼
犬戎罹於蠱毒舒泄積憤其在茲乎可申戒
師徒迭相犄角協比隣國同力盪平奮其一
鼓之雄戡此垂亡之虜良時不再王其圖之
應虜獲生口牛羊財物器械并給賜本國將
士用申勸賞王遷延不發兵國華諭以威德
王始許發兵西會國華乃還先是契丹伐女
真路由我境女真謂我導敵構禍貢馬于宋
因誣讚高麗與契丹倚為勢援探掠生口韓

遂齡之如宋也帝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齡曰歸於本國還其所俘王聞之憂懼及國華至王語曰女真貪而多詐前冬再馳木契言契丹白將至其境本國猶疑虛偽未即救援契丹果至殺掠甚衆餘族遁逃入于本國懷昌威化光化之境契丹兵追捕呼我戍卒言女真每寇盜我邊鄙今已復讎整兵而回於是女真來奔者二千餘人皆資給遣還不意反潛師奄至殺掠吾吏民驅虜丁壯沒為奴隸以其世事中國不敢報怨豈期反

相誣告以惑聖聰本國歲稟正朔謹修職貢
淦荷寵靈敢有二心交通外國况契丹介居
遼海之外復有二河之阻無路可從且女真
逃難受本國官職者十數人尚在望召赴京
關令入貢之使庭辨庶幾得實願達天聰國
華許之○冬十月禁捨家為寺○新定五服
給暇式斬衰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
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
五日總麻三月給七日

五年

宋
年
雍
熙

春正月契丹遣厥烈來請和

戊丙

高麗成宗

夏五月教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咨爾
十二牧諸州鎮使自今至秋并宜停雜務專
事勸農自是以詔為教○秋七月教曰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我
太祖置黑倉賑餒窮民今生齒漸繁所儲未
廣其益以米一萬碩改名義倉又欲於諸州
府各置義倉收司檢點州府人戶多少倉穀
數目以聞○詔曰寡人素慚薄德尚切崇儒
欲興周孔之風冀致唐虞之理庠序以養之
科目以取之今諸州所上學生慮有思鄉之

人皆令從便去留其歸寧學生二百七人可
賜布一千四百匹留京學生五十三人亦賜
幘頭一百六枚米二百六十五碩仍差通事
舍人高榮岩就客省宣諭賜酒果○八月始
令十二牧挈妻子赴任○九月己丑教曰上
帝不言列星辰而炤下大君施化籍賢彥以
分方寡人雖身居九掖而心遍兆人思與賢
能共清風化擢簪纓之彥差牧宰之貧均賦
稅以化人尚廉平而成俗然而人鮮克舉事
恐稽遲更開戒勗之端別降丁寧之旨凡爾

牧民之官無滯獄訟懋實倉廩賑恤窮民勸
課農桑輕徭薄賦處事公平○遣崔罕王琳
如宋八學

丁亥

六年

宋
熙寧四年

春三月內史令崔知夢卒知夢

幼名聰進性清儉慈和聰敏嗜學博涉經史
尤精於天文卜筮年十八太祖聞其名召使
占夢得吉兆曰必將統御三韓太祖喜改名
知夢賜錦衣授供奉職常從征伐不殆左右
及即位入侍禁中以備顧問惠宗授司天職
及定宗誅王規褒其奏流星之變賜減獲鞍

馬銀器嘗從光宗幸歸法寺被酒失禮貶于
隈桀縣凡十一年至景宗朝召還授內議令
及王卽位加左執政守內史令上柱國賜弘
文崇化致理功臣之號年七十八三上表乞
骸後三年卒年八十一謚敏休後加贈太師
配享景宗廟庭○教自今科場除頌試以詩
賦及時務策○置十二牧經學醫學博士各
一負教曰自昔御極之君經邦之主莫不習
五常而設教資六籍以取規故乃有虞開上
下之庠夏后置東西之序殷修兩學周立二

膠擇先生而討論命國子以肄習君臣父子
咸知愛敬之風禮樂詩書足創經綸之業寡
人纂承累聖之鴻基奄有三韓之王業心存
慄慄念切孜孜欲使俗變澆漓人知禮讓杏
壇槐市增多鼓篋之徒米廩稷山蔚有橫經
之子况復保生之理療病為先故乃神農御
宇之年備嘗藥草秦帝焚書之日不滅醫經
將除百姓之艱危要廣十全之方術今選通
經閱籍之儒溫古知新之輩於十二牧各差
遣經學博士一員醫學博士一員勤行善諭

好教諸生則必審量功績淺深超擢獎勵其
諸州郡縣長吏百姓有兒可教者合可訓戒
勉篤師資戲懷材抱器事君王則忠之始也

立身揚名顯父母則孝之終也忠孝可稱寵
榮何忤自後若有螢窓勵志鱣肆明經孝弟
有聞醫方足用可其牧宰知州縣官具錄

薦貢京師○十一月改慶州為東京置留守

子戊

七年

宋端拱元年

春二月左補闕李陽上封事其

一曰古先哲王奉崇天道敬授人時故君知
稼穡之艱難民識農桑之早晚以致家給人

足年豐歲稔按月令立春前出土牛以示農
事之早晚請舉故事以時行之其二曰躬耕
帝籍寔明王重農之意虔行女功乃賢后佐
君之德所以致誠於天地積慶于邦家按周
禮內宰職曰上春詔王后率六宮之人生種
稌之種而獻之于王以此言之王者所舉后
必贊之方今上春祈穀於上帝吉日耕籍于
東郊君雖有事於籍田后乃虧儀於獻種願
依周禮光啓國風其三曰聖人俯察仰觀以
通時變王者行仁布惠用遂物情按月令正

月中氣後犧牲毋用牝禁之伐木無麋無卯
無聚大衆掩骼埋胔願當獻歲之晨遍布行
春之令咸知時禁俾識天常教曰李陽所論
皆據典經合垂俞允其出土牛事今年立春
已過取後年立春前所司更奏施行其獻種
之事宜令禮官議定奏取籍田吉日王后親
行始自今歲以作規當正月中氣之初若公
私祭犧牲勿用牝以傷生禁伐木無犯盛
德所在無麋無卯勿傷萌勿除禦寇城防要
事之外毋聚大衆以防農或畜或人曝露枯

骨腐肉皆令掩埋勿使死氣逆生氣也於戲
天有四時春布陽和之德君行五教仁為禮
義之先宜遵先聖之典謨用順勾芒之造化
遂使飛沈遂性草木懷恩至於枯朽之群盡
荷生成之惠不亦美乎宜頒兩京百司及十
二牧知州縣鎮使等咸使知委勉行條制當
體子意普示黎元無犯此令○冬十月宋遣
禮部侍郎呂端左諫議呂祐之來加冊王檢
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依前
充大順軍使持節玄菟州諸軍事玄菟州都

督上柱國高麗國王散官勲如故是年正月
宋帝親耕籍田大赦改元百官內外并加恩
遂遣端等來冊王仍諭赦旨王既受冊赦絞
罪以下文班從仕年深者改服武班年老無
子孫自癸卯年錄軍籍者皆放還鄉里兩班
并加恩文武常參官以上父母妻封爵蠲欠
負賑窮乏○以崔承老為門下守侍中○始
定五廟

己丑

八年

宋端拱二年

春

二月

教曰

聞朝野士庶之病

者未能見醫亦無藥物不得療者多矣自今

者未能見醫亦無藥物不得療者多矣自今

者未能見醫亦無藥物不得療者多矣自今

者未能見醫亦無藥物不得療者多矣自今

者未能見醫亦無藥物不得療者多矣自今

者未能見醫亦無藥物不得療者多矣自今

內外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疾病并令本
司具錄以聞遣醫賫藥往治之羣臣上表謝
○三月始寘東西北面兵馬使以門下侍中
中書令尚書令為判事又兵馬使知兵馬事
各一人并三品副使二人判官三人錄事四
人判事留京城兵馬使赴鎮親授鈇鉞使專
制閫外○夏四月教曰予方崇學校欲理邦
家廓開函丈之筵廣募樞衣之子給田庄而
肄業差文學以為師務得博識之儒使助耿
冲之政懸旌勿怠側席忘疲學者雖多成人

甚少宵旰凝懷寢興軫憲近覽有司所進舉
人名數惟大學助教宋承演南海道羅州牧
經學博士全輔仁誘以能諄合宣父博文之
意誨而不倦副寡人勸學之心宜加獎擢之
恩用示殊尤之寵承演可超九等授國子博
士仍賜緋公服一襲輔仁可賜公服一襲米
五十碩自今凡文官有弟子十人以下者有
司於政滿遷轉之時具錄奏聞以為褒貶其
十二牧經學博士無一箇門生赴試者雖在
考滿復令留任責其成效量授官階以為常

式○始營大廟王躬率百官輸材○五月守
侍中崔承老卒承老慶州人性聰敏好學善
屬文年十二太祖召見使讀論語甚嘉之賜
鹽盆明年命隸元鳳省學生賜鞍馬例食二
十碩自是委以文柄承老盡忠累代歷官至
門下侍郎上章辭職不允未幾遂拜侍中封
清河侯食邑七百戶累表乞致仕皆不允至
是病卒年六十三王慟悼下教褒其勲德贈
太師謚文貞穆宗元年配享成宗廟庭○九
月甲午彗星見赦王責己修行養老弱恤孤

寒進用勲舊褒賞孝子節婦放逋懸蠲欠負
○冬十二月教太祖及考妃忌月禁殺斷肉
○遣侍郎韓蘭卿兵部郎中魏德柔如宋帝
並授光祿大夫

庚寅

九年

宋淳化元年

夏六月宋遣光祿卿柴成務大

常少卿趙化成來加冊王為推誠順化功臣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餘如故王受冊

赦絞罪以下自文武官下至工匠推恩有差

先是國俗拘忌陰陽每朝廷使至必擇月日

受詔成務在館踰月責之翼日王乃出拜命

自是惟擇日迎之○秋七月右補闕金審言
請以劉向六正六邪之說漢刺史六條之政
頒示內外書之廳壁以為勸戒從之○九月
教曰凡理國之本莫過於孝遣使六道頒示
教條訪求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今有求禮縣
民孫順與其母病死畫像奉事三日一詣墳
墓饗之如生雲梯縣祇弗馭民車達兄弟三
人同養老母車達以其妻事姑不謹即棄之
二弟亦不婚嫁同心孝養西都人朴光廉母
亡得枯木肖母形者奉養盡禮南海狼山島

民能宣女咸富其父死殯于寢室五月供膳
無異平生迎日縣民鄭康俊女字伊京城人
崔氏女早寡不嫁孝事舅姑折衝府別將趙
英葵母家園朝夕祀之其咸富等男女七人
並令旌表門閭免其徭役白丁給公田為丁
戶車達三人咸富等四人免出馭島隨其所
願編籍州縣順興等五人擬授官階以揚孝
道今差起居郎金審言等往賜穀人一百碩
銀盃一事彩白布六十八匹別將趙英超十
等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侍御司憲左武侯

衛翊府郎將仍賜公服一襲銀三十兩絲二十匹於戲君后萬民之元首萬民君后之腹心若有為善是吾福也若有為惡亦吾憂也光顯奉親之行用彰美俗之心田野愚氓尚勤思孝縉紳君子其怠奉先能為孝子於家門必作忠臣於邦國凡諸士庶可復予言○冬十月幸西都先是教曰我太祖創置西京差宗室之親守咽喉之地每當春秋駕幸齋祭欲防戎虜以固藩籬今將巡視關河夷險兼知黎庶安危減增尹牧之負剛定山川之

祀其儀仗侍從官僚御膳樂官皆當減損西
都留守官并沿路州縣守令諸鎮戎帥不得
輒雜任所至是所過州郡見囚十惡外絞罪
以下并令出獄仍賜州郡及驛米有差西京
八流貲及母妻八十以上者并隨品賜物年
八十以上及篤疾者賜布米有差百錢以上
令京官四品存問其家隨駕軍人有年老父
母者許令先歸○十二月冊姪誦為開寧君
○置修書院于西京教曰秦皇御宇焚三代
之詩書漢帝應期闡五常之載籍國家草創

之始羅代表亡之餘易跡玄文燼乎原燎龍
圖瑞牒委於泥途累朝以來續窮亡篇連書
闕典寡人自從嗣位益以崇儒欲收四部之
典籍以畜兩京之府藏青襟無閱市之勞絳
帳有執經之講使秦韓之舊俗知鄒魯之遺
風識父慈子孝之常習兄友弟恭之懿宜令
所司於西京開置修書院令諸生抄書史籍
而藏之其院官令御史選官奏差

辛卯

十年_{宋淳化}春二月遣諸道安慰使問民疾
苦○閏月始立社稷教曰予聞社土地之主

也廣地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
五穀之長也穀多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
之禮曰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
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
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故有國有
家者不可不立社稷上自天子下至大夫示
本報功不可不備爰自聖祖至于累朝未寘
夏松之祀尚虧周粟之禋朕續承以來允所
施為必依禮典子穆父昭之室髣髴經營春
祈秋報之壇方將創立其令群公擇地寘壇

辰壬

○冬十月幸西都所經州縣父老有持牛酒以獻者酒以賜軍士牛還其民戶有以疾疫失農業者免其租稅篤疾癘疾者給藥且謂有司曰此行雖因齋祭亦為省方所歷州郡男女年八十已上者特加賑恤○逐鴨綠江外女真於白頭山外居之

十一年

宋淳化三年

春正月教曰殷宗徵用胥靡

周王登庸漁師故能匡扶社稷經濟邦家朕自揔萬幾思齊七政非積學無以知善非任賢無以成功是以內開序庠敦崇儒術外賓

學校勸課生徒啓較藝之場廣窮經之業猶
未致懷寶出衆之士安知無蔽賢防能之人
凡有文才武畧者聽詣闕自舉○夏五月教
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其德行才能具疏
名下以奏○六月宋遣光祿卿劉式秘書少
監陳靖加冊王檢校太師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四百戶餘并如故初白思柔之八宋也孔
目吏張仁詮上書陳便宜思柔以為告國陰
事仁詮不敢還至是帝命靖等領還且詔王
釋仁詮罪王依詔旨放之○秋七月流郁于

泗水縣郁太祖第八子其第與景宗妃皇甫氏私第相近景宗薨妃出居于第郁烝之有娠一日妃宿郁第家人積薪火之火方熾王亟往問知之乃流郁妃還其第緣及門胎動攀門前柳枝免身而卒妃戴宗女嘗夢登鵲嶺旋流溢國中盡成銀海卜之曰生子則王有一國妃曰我既寡何以生子至是夢果驗王為擇傳姆養其兒兒二歲姆抱見王兒視王呼阿爺就王膝捫衣襟又呼爺王流涕曰兒慕父耶乃送于郁兒即詢也○崔罕王琳

八宋登賓貢科受秘書郎而還○冬十二月
大廟成教曰邦家之本宗廟為先自昔帝王
莫不增修大室創立閼宮設子穆父昭之班
行三祫五禘之禮我國朝乘時舉義應運開
都雖累經纂業承基而未設酎金灌王朕以
謬傳神器忝屬孫謀爰自前年新營大廟在
朝儒臣等其議定昭穆位次禘祫儀禮以聞
○立國子監給田莊○親祫于大廟

巳癸

十二年

宋淳化四年

春二月置常平倉于兩京十

二牧○三月教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祖功

高麗成宗

宗德左昭右穆大孝感于神明至德動于天地爰從去歲新作闕宮締構既完烝常有次殷以十二君為六代唐以一十帝為九室晉書所云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為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兄弟一行禮文斯在况我惠宗大王若論同世未可班合奉惠定光景四主通為一廟付於大廟○冬十月契丹遣蕭遜寧將兵侵我西鄙王遣徐熙講和遜寧兵退先是西北界女真報契丹謀舉兵來侵朝議謂其給我以為備至是復報兵至始

知事急分遣諸道軍馬齊正使以侍中朴良
柔為上軍使內史侍郎徐熙為中軍使門下
侍郎崔亮為下軍使軍于北畧以禦契丹閏
月幸西京進次安北府聞契丹蕭遜寧將兵
攻蓬山郡獲我先鋒軍使給事中尹庶顏等
王不得進乃還熙引兵欲救蓬山遜寧聲言
大朝既以奄有高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
界是用征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
歸附期於掃蕩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
還奏有可和之狀王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

卿李蒙戡如契丹營請和遼寧又移書云八十萬兵至矣若不出江而降當湏殄滅宜君臣速降軍前蒙戡至營問所以來侵之意遼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蒙戡還王會群臣議之或言車駕還京令重臣率軍乞降或言割西京以此與之自黃州至岳嶺畫為封疆可也王將從割地之議開西京倉米任百姓所取餘者尚多王恐為敵所資令投大同江熙奏曰食足則城可守戰可勝也兵之勝負不在強弱但

能觀釁而動耳何可遽令棄之乎况食者民之命也寧為敵所資虛棄江中又恐不合天意王然而止之熙又奏曰自契丹東京至我安北府數百里之地皆為生女真所據光宗取之築嘉州松城等城今丹兵之來其志不過取此二城其聲言取高句麗舊地者實恐我也今見其兵勢大盛遽割西京以北與之非計也且三角山以北亦高句麗舊地彼以谿壑之欲責之無厭可盡與乎况割地與敵誠萬世之恥也願駕還都城使臣等一與之

戰然後議之未晚也前民宮御事李知白奏
曰聖祖創業垂統洎于今日無一忠臣遽欲
以土地輕與敵國可不痛哉古人有詩云千
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焦周蓋謂焦周
為蜀大臣勸後主納土於魏為千古所笑也
與其輕割土地棄之敵國曷若復行先王燃
燈八閩仙郎等事不為他方異法以保國家
致大平乎若以為然則當先告神明然後戰
之與和惟上裁之時王樂慕華風國民不喜
故知白及之遜寧以蒙戡回還久無回報遂

攻安戎鎮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遼寧不敢進遣人促降王遣和通使閤門舍人張瑩往丹營遼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瑩還王會群臣問曰誰能往丹營以口舌却兵立萬世之功乎群臣無有應者熙獨奏曰臣雖不敏請往王出餞江頭執手慰籍而送之熙奉國書如丹營使譯者問相見禮遼寧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曰臣之於君拜下禮也兩國大臣相見何得如是往復再三遼寧不許熙怒還卧所館不起遼

寧乃許升堂行禮熙於是至營門下馬而入
與遜寧分庭揖升行禮東西對坐遜寧語熙
曰汝國興新羅地高句麗之地我所有也而
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大國是
以來討今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熙
曰非也我國即高句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
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
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
真盜居其間頑黠變詐道途梗澁甚於涉海
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遜女真還我

舊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將軍如以
臣言達之天聰豈不哀納絳氣慷慨遜寧知
不可強遂具以聞丹帝曰高麗既請和宜罷
兵遜寧欲宴慰熙曰右國雖無失道而致上
國勞師遠來則上下皇皇操戈執銳暴露有
日何忍宴樂遜寧曰兩國大臣相見可無歡
好之禮乎固請然後許之極歡乃罷及還遜
寧贈以駝十首馬百匹羊千頭錦綺羅紈并
五百匹熙留丹營七日而還王大喜出迎江頭
即遣良柔為禮幣使入覲熙復奏曰臣與

高麗成宗

遜寧約盪平女真收復舊地然後朝覲可通
今纔收江內請俟得江外修聘未晚王曰久
不修聘恐有後患遂遣之

臣等按投機之會間不容穰惟豪傑明智
之士然後為能審事量勢不失機會而大
功可立魏武之下荊州微周瑜則三吳之
地已非孫權之有符堅之寇晉微謝玄則
江左之地亦非晉有矣宋景德年間契丹
南侵中外震駭群臣獻議或請幸金陵或
請幸成都勸帝親征屹然如山者寇準一

人而已慶曆契丹之再侵群臣震懼無敢
報聘單車入虜庭以舌代干戈且詰且和
以紓國患者富弼一人而已當此時若
無寇富則南北中分未可知也世徒知宋
有寇準富弼而不知高麗已有徐熙焉契
丹恃其兵衆加兵於我吞噬之心囂然未
已方遯寧之入寇也破蓬山獲先鋒大振
聲勢恐喝脅降成宗幸西都奔還于京群
臣獻議或乞降或割地成宗將從割地之
議其策大失而群臣無敢駁論熙獨力陳

甲申

不可欲與一戰即寇準親征之策也及使契丹抗禮不屈強虜悞服終講和親其奉使得體又豈下於富弼乎當時若無徐熙之策一失機會則岳嶺以北能復保乎

十三年

宋淳化五年契丹聖宗統和十二年

春二月蕭遜寧致

書曰近奉宣命但以彼國信好早通境土相接雖以小事大固有規儀而原始要終須存悠久若不設於預備慮中阻於使人遂與彼國商議便於要衝路陌創築城池者尋准宣命自便斟酌擬於鴨江西里創築五城取三

月初擬到等城處下手修築伏請大王預先
指揮從安北府至鴨江東計二百八十里踏
行穩便田地酌量地里遠近并令築城發遣
役夫同時下手其合築城數早與回報所貴
交通車馬長開貢覲之途永奉朝廷自叶安
康之詠○始行契丹年號○三月命有司曰
少孤無養育者限十歲官給糧過限者許從
所願居住○夏四月親禘于大廟躋戴宗于
五室以功臣洪儒卜智謙庾黔弼配太祖金
堅術配惠宗劉新成配光宗崔知夢配景宗

大赦賜文武爵一級執事者二級百姓大酺
三日恤孤獨賞耆舊蠲欠負放逋懸○遣侍
中朴良柔奉表如契丹告行正朔乞還俘口
○六月遣元郁如宋乞師以報契丹宋以北
鄙甫寧不宜輕動但優禮遣還自是與宋絕
○契丹遣崇祿卿蕭述管御史大夫李浣賫
詔來撫諭○命平章事徐熙率兵攻逐女真
城長興歸化二鎮及郭龜二州○始寘鴨江
渡勾當以李承乾為使尋遣河拱辰代之

十四年

宋

至道

和

元

三年

契

春

二

月

教

曰

予

恐

業

文之士絕得科名各牽公務以廢素業其年
五十以下未經知制誥者翰林院出題令每
月進詩三篇賦一篇在外文官自為詩三十
篇賦一篇歲杪附計吏以進翰林院品題以
聞○遣李周楨如契丹○夏四月平章事崔
亮卒亮慶州人性寬厚能屬文登第為攻文
博士王在潛邸引為師友及即位遂至大拜
累還至內史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謚直彬
後配享王廟○五月下教改定官制○秋七
月改開州為開城府管赤縣六畿縣七又定

十道曰關內道管二十九州八十二縣曰中原道管十三州四十二縣曰河南道管十一州三十四縣曰江南道管九州四十三縣曰嶺南道管十二州四十八縣曰嶺東道管九州三十五縣曰山南道管十州三十七縣曰海陽道管十四州六十二縣曰朔方道管七州六十二縣曰涇西道管十四州四縣七鎮○命平章事徐熙帥兵城安義興化二鎮○遣李知白如契丹○遣童子十人於契丹習其語○遣左承宣趙之遴如契丹請婚以東

申丙

京留守附馬蕭恒德女許嫁

十五年

宋至道二年

契丹

春三月契丹遣翰林

學士張幹忠正軍節度使蕭熟葛來冊王為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高麗國王幹等至西

郊築壇傳冊王備禮受冊乃大赦○遣韓彥

卿如契丹納幣○秋七月郁死于泗水縣郁

工文章又精於地里嘗密遺子詢金一囊曰

我死以金贈術師令葬于縣城隍堂歸龍洞

葬必伏埋詢如其言將葬請伏埋術師曰何

大忙乎○是歲徐熙城宣孟二州

高麗成宗

十六年

宋
統
和

十三年
五年

契年秋

八月

乙未

幸東

京

宴群臣扈從臣僚軍士賜物有差中外官各
加勲階奇材異能隱滯丘園者命有司搜訪
以聞義夫鄆婦孝子順孫旌門賜物遂頒赦
減所過州縣今年田租之半九月遂幸興禮
府御大和樓宴群臣捕大魚於海中王不豫
已巳至自東京○冬十月戊午王疾大漸召
姪開寧君誦傳位移御內天王寺平章事王
融請頒赦王曰死生在天何至釋有罪枉求
延命乎且繼我者何以布新恩不許薨是日

誦即位上謚曰文懿廟號成宗

李齊賢贊曰成宗立宗廟定社稷賡學以
養士覆試以求賢勵守令恤其民賈孝節
美其俗每下手札詞旨懇惻而以移風易
俗為務及乎契丹意在吞噬遣將來侵風
駕西都進兵安北即寇準澶淵之策也其
欲移關防於岳嶺棄委積於大同當時庸
臣之議也必非成宗之本意耳嚮若觀承
老之書悅而繹之去浮誇務篤實以好古
之心求新民之理行之無倦而戒其欲速

躬行心得而推己及人齊變至魯魯變至
道可冀也蕭遜寧爭能誣不恤民事以興
無名之師李知白安敢援不韋士風以為
却敵之策乎然其未老而樹繼嗣為國家
之憲長矣臨絕而惜肆赦達死生之理明
矣所謂有志而可與有為者非邪嗚呼賢
哉

臣等按本史稱成宗之后所謂劉氏者即
光宗之女也夫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
之源關雎之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

能貞淑不二其操然後可為宗廟主是故
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况以失節之婦
而可以母儀一國乎魏文以袁熙之妻甄
氏為夫人周世宗以李崇訓之妻符氏為
后丕固不足責世宗號稱英明而所失若
是此魏周之祚所以不長也成宗守文之
主至於納妃頗有慚德蓋所謂劉后者於
己為堂姊妹諱稱外姓其失一也嘗適宗
室弘德院君今納為妃其失二也尊崇失
身者為宗廟主其失三也一舉而三失失

禮之中又失禮焉古之明王莫不刑于寡妻以御家邦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成宗雖致小康而後嗣遂絕良有以也惜哉

十一月遣閣門使王同穎如契丹告嗣位十二月御威鳳樓頒赦放三年役除一年租恤耆舊褒孝順洗痕累赦疾病蠲欠負放通懸文武官加一級五品以上子授蔭職常叅官以上及職事七品以上父母妻各加官封進士明經十舉不第及書者地理學生滿十

年者并許脫麻國內神祇皆加勲弼仍賜內
外大酺一日尊母皇甫氏為應天啓聖靜德
王太后○契丹遣千牛衛大將軍耶律迪烈
來賀千秋節王迎命告于成宗梓宮前

東國通鑑卷之十四

高麗成宗

